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三目錄

文專篇

宋義

宋紹興進士題名記

元錄程文

神禹碑

弘治壬戌世講錄

雲庵將軍碑

說讀卦

甘露軒記

山海輿地圖說

來鴈塔記語

彌勒勸孝偈

彭祖養生說

文公小學語

遞言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三

黃岡

王同軌

高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堯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文選篇

宋義

偶從金陵肆蒐得王房仲士驕所梓宋義一書乃宋制義也房仲謂家藏千首刻僅什一今觀其文皆簡淨透徹不尚繁蕪弘正之制瞿唐諸家近之今義制自宋學士柱股牽合猶張衡賦填樞衍漫不似楊馬長才直寫意盡而言止也吾家伯固全似其制幸拔者得之驪黃之外昭代距宋五百年流傳必廣好古之家匯集不足多異今錄數首節用而愛人曰財不傷則民不

害財之用不節則取於民者無度矣吾之所以節其在己者正以厚其在人者耶此夫子云云之說夫用之不節非有意於害民其始不過侈在我之欲而已始也侈我之欲以為用至於用廣而財匱則其勢不得不厚歛於民吾之費愈多則民之力愈屈雖無意於虐民而民自虐矣故為人君者不可外節用以為愛民之事為君子者亦不能外節用以立愛民之說民吾所自有也財之在民者即財之在我者也有心於愛民者寧薄於己而薄於民不敢薄於民而厚於己故節用以足用不唯上足而下亦足矣在我之不節而於民不免乎虐取亦何異人知愛其身而反縱欲以傷其生哉善乎易之言有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俱故無寢而非道凡桑梓必敬之地聖人未嘗致偽於其間也

此云之意夫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處也聖人與道相忘故
雖鄉居之日無適而非道在陳則曰吾黨楚鄉所和王道聖人
何嘗於鄉黨而忽之哉鄉人飲則杖者出鄉人讎則朝服而立
道之所寓聖人不容於鄉黨而輕變之也鄉黨一書皆孔門弟
子記諸言動豈於食息升降之頃而不形容其道之所寓哉恂
恂以不能言此正聖人鄉居之真情也吁欲觀吾聖人之言動
宜於鄉居時求之徽宗皇帝御製為君難曰以一人而受天下
之託則所任為至重以一身而供萬物之求則所應為至博任
之至重而應至博豈不難哉此為君之所以為難也夫肇造之初
祖宗營之既難於創業既治之後子孫保之又難於守成又况
仰事上帝而有難諱之命俯綏四方而有難保之情而邦之廢
興特在一言發號施令得無訛乎且貴者易以為驕富者易以

為侈處富貴之極而以禮制心又人之所難能也且舜大聖人也而受命之初諸難不忘於厯試成王真賢君也訪落之際多難猶患其未堪則后之克艱固可知矣然聖人靜而與道俱則固無難也出而同凶吉吉凶之患則人之所難不得不難惟其難故卒於易若易而處之則難將至矣不然則七月之詩何以

陳王業

宋紹興進士題名記

滁陽大中丞常公八石藏有宋朱文公紹興十八年題名記滁守張明道索以勒石醉翁亭後文公中五甲九十年小錄云朱熹字元晦小名沈卽小字季迪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人一舉娶劉氏曾祖循故不仕祖森故贈承事郎松故任左承議郎某郡某縣郡王鄉三桂里父為

戶又註文公云我只作七八篇時文便登第又云我自十五六
時知試官無學問又云一箇試官我輩拜兩拜他叫罵回兩拜
略知道理又云我尚當時就舉伊川不求登第其制二月十八
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賦論策三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二月二十五日引試御試有初
考官尚書三員復考官又尚書三員又有詳定官尚書等三員
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
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十八日赴期集所有題名小錄四
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
日就法慧寺拜黃甲叙同年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
喜宴于禮部貢院一甲五人二甲十九人有五甲中十八人稱

玉牒所又云宗正寺玉牒所則皆趙氏宗也今代如吾友蘄之叔美叔衛豫章之元吉君霖皆可唾拾青紫惜使之如陳思空懷自試耳今錄其御筆手詔門下一道曰朕惟自古聖王之治莫先於得士而國家科目之設最為周密往者宇內多故猶不忘三年之舉矧今疆垂日靖學校興行人知鄉方顧不能率厥舊典網羅群材虧可令有司蒐取茂異咸與計偕朕將試之春官親策于廷庶以好爵幾有益於治道布告天下體朕意焉又御試策一道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既取諸新室又恢一代宏謨巍乎與高祖相望垂統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通達國體咸造於廷顧聞今日治道何興補可以起晉唐之陵夷何馳驟可以接東漢之軌迹夫既抑減官之銳謝西域之質則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兼創業守文之懿視

夏康周宣猶有光焉固子大夫之所蓄積也其著千篇朕將覽

元錄程文

嘗在金陵購得元試錄二本板刻甚精久而失去幸友人錄得一篇因刻於左至正庚寅江浙鄉試三場程文

四書疑

第

十二科

論語記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又曰作者七人矣七人即逸民歟微生畝晨門荷蕡荷篠以及

接輿沮溺亦作者歟乃不以逸民稱之何也

柳下惠為士師矣

槩謂之逸民可乎其詳言之

第一名周祐

對論語記逸民

有七皆一世之高士聖人則有稱贊品列之言焉記隱者又有七人亦皆一世之高士聖人或有惓惓接引之意焉今固不可以作者七人而同之亦不可因柳下惠為士師而疑之也請詳

言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夫子於伯夷
叔齊則謂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於柳下惠少連則謂之降志
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於虞仲夷逸則又謂之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是七人者非隱遯不汙則同而立志造行則異故聖人
稱贊而品列之同謂之逸民宜矣若微生畝晨門荷蕡荷蓀接
輿沮溺集注皆謂之隱者若夫子於微生畝則警之以疾固於
荷蕡則曰果哉末之難矣於荷蓀則使子路反見之於接輿則
欲下而與之言於沮溺則意謂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變易之獨
於晨門則未及釋其不可而為之者語於丈人則謂之隱者而
朱子皆以是稱焉則聖人亦或有惓惓接引之意皆以為隱者
亦宜矣彼其為作者七人集注已謂不可知其謂誰何必求其
人以實之則鑒矣是不可強求之也柳下惠雖為士師然不能

枉道至于三黜則遺佚阨窮其為逸民亦無可疑也合而論之夫子稱贊品列之者蓋所聞一世之高士故稱贊之為逸民足矣有惓惓接引之意者蓋夫子與子路所見當時之高士也故欲抑其過引其不及不使其但為當時隱者而已也若作者七人朱子既謂不可求其人柳下惠為士師矣今既已謂之逸民則其意斷可識矣何敢贅

神禹碑

李太保維宦居金陵時購砌石有二石廁群石中糙鑿之次覺有字形滌去泥土則南岳碑神治水告成之文也始以永帝曰嗟終于竄舞永奔凡七十七字大駭異之而詢所自本出大宗伯湛源明先生所構新泉書院時江陵相當國盡廢天下書院此院在廢中石遂入匠以砌石售而匠不知或謂宗伯載自衡

山或謂楚直指使其為宗伯門生所載至即岣嵝峰碑也吾嘗遊南岳見衡郡朱靈洞長沙岳麓書院皆有碑不佳以石理失賦而工拙也夙已聞惟岣嵝峰碑最佳及登其峰覓碑不得豈昔有而今移置即此碑也乃其為朱靈洞碑誌已載唐守嗔其以椎榻厲民椎墮入水昌黎先生亦有千搜萬索不可得之句固知昌黎未嘗登岣嵝即如青蓮工部皆久峰下而皆未及登一寄之吟詠以信後世上古之事若存若亡無徵可信獨喜此碑頃從朗哉汝修元瑞諸君集太保宅細玩制古畫精石塌皆好為諸碑之最元瑞直謂為岣嵝峰碑無疑今太保嵌置家園當與礪誓共傳為世至寶然其始不落僉父手而入太保家必有鬼神呵護六丁追取不偶然也太保自有識

弘治壬戌世講錄乃大司成永康程公文德所重刻內新建張
相國之祖太守公封大學士元春與予叔祖參政公贈尚書濟
叙世再備即予丘壑名亦贊及焉始予遊南雍相國任少司成
謬以薄技賞譽一見卽問見此錄否予對未也後謁相國於紫
薇殿始得見於齋閣序文即出程公手談論感慨有秦人於末
造思孝公之意嘗讀數過記其梗槩因錄於此曰 孝皇之世
薄海内外旣庶且豐文恬武熙士大夫率以名節相砥礪禮義
相綱維一時碩輔名賢肩背相望其時所取士以壬戌乙丑為
尤盛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夫錄以得賢為重則以遺賢為恥宋
戊辰之錄其存也以朱文公丙辰之錄其存也以文信侯豈在
世講哉然揚名公之烈以虎蓋張湯之雲以安世亦在乎其子
孫此錄所以稱世也

雲麾將軍碑

良鄉縣有雲麾將軍碑極佳為學博其瘞為柱礎而閩人董生適見之寢痛不已言於宛平令李襲美蔭之固詞人之雄即委曲寓書於其令博輦致嵌其署壁間扁曰古墨齋黎惟敬王敬美皆有記亡友丘謙之嘗為予談又謂碑碎文理不續今督府梅客生剪奏成四言詩製冊益佳可誦數賢集而破壁重光不落比秦博士焚書之手大奇矣而董生實為津梁故事必有遇不然在碑矣

說賁卦

讀闇然堂集說賁卦喟然而嘆世之治獄不以文致其罪者鮮也此所以削木期勿對也因錄之理民者當各書一通置座右庶有省焉曰衛長公一日為余說賁卦象曰山下有火君子以

明庶政無敢折獄夫貴道之大至於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獨於折獄乎重之何哉蓋貴者文飾之謂也修明庶政可用粉飾之具若獄則專用情實耳苟恃其明而加文飾非情矣故古之言刻斂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罔弄法曰舞文凡獄之敝未有不起於文者史稱蕭何為吏曰文無害曾子之告陽膚曰如得其情君子察於情與文之間其於治獄思過半矣易之為慮深哉

甘露軒記

刑部福建司軒曰甘露為郎湘潭周公題相傳為前郎貴溪江公以潮時甘露降於軒栱而不得其事即周公以名題耳萬曆庚子夏郎四明馮公若愚方與其寮江右曾公如川胡公汝煥文安王公應期咨問間忽胡公胥報曰署牆倒有石碑焉呼視

之乃江公甘露記也石僅三尺許因命移砌軒前照壁記略嘉
靖癸卯春三月坐曹治事因行栢樹下巡視之見珠馬摘取手
黏色近黃而瑩舐之味甘膏塗蜜酒實釀鮮栢凡六株皆然云
爾此固 肅皇帝享年之徵而亦江公治獄亡害之符然當是
時尚祥瑞公卿或有以贋諛者而公不以奏但謂無因而政爲
已憑焉則其勁正不阿之氣與露華並可掬而政益可知矣迄
今五十有八載石湮而以馮公復出馮公方懸秦鏡以治獄膾
可照而又常求其生安知司幽者不謂馮政猶江政而石露猶
栢露乎且三槐既可爲高門期別六栢自可成刑省瑞其必然
矣語畢而石躍出仁賢聚而感應如桴鼓怪哉馮公後題石後
略曰刑天道也亦曰刑義立井示勿陷也守刀示戒也古者幪
巾服象遐哉邈乎輕重大小有權足矣天心好生黃雲之占為

刑平不爾則為詩之含露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言不令則
不寧也此謂衆徵戒之哉天人感應之間良有不容爽者嗟乎
數語於祥刑儼丹青之訓矣予耳獄寃甚多不惟郡邑好文致
盜以成最課而以刻棘起聲固其常也不遇鉗以三寸柔翰而
實羅刹之獄鵠亭之鬼何處無之睹此冷然灑然諸公甘露沁
我心脾哉不必徵柏上矣

山海輿地圖說

圖為今少司空趙公所命繪而勒石吳郡復序其端語妙矣因
錄之曰夫自混沌既開玄黃攸剖圓蓋上覆方輿下持人以眇
焉之身託處其中如一粟況海與知幾何皇王迭興觀天察地
周至曲評然所轄中土可以步計即疆度分野并乎有辨第海
以內耳彼其人縱神聖其耳目心思所及止此也乃今茲圖所

載中國幅員僅如丸殼而海以外殊方絕域廣漠無垠山名水
號寡聞罕覲至謂天頂不動衆星七千年一週而以十重包地
三十六線一線三百六十分總七萬二千里其論視渾天周髀
與四洲三界等說更為浩瀚夫人非章亥烏能步其短長帝非
金輪安能周其廣狹若茲圖者是耶非耶吾誰使正之抑聞莊
生有言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其猶碧空之在大澤乎蓋以理
推而逆天地之無窮也則茲圖所載何謂無有要之存而不論
可耳勒石何居嘻有說焉天地無窮吾心之體亦無盡而醯雞
井畫之流往：自隘其心故勒茲圖引之使遊無畛之域當必
有見於天地之間堯舜揖讓猶杯酒也湯武征誅如奕棋也周
孔之該博金牛之一體耳夷由之特行崑崙之隻玉耳而况數
聖賢而外挾沾：之善負矣：之學者方求自盡吾心之不暇

而奚暇自多為向海若之所笑歟噫上士得心而忘圖中士因圖以悟心斯余勤石意也萬曆丁酉夏月吉督撫江南兵部右侍郎巴郡趙可懷書

來鴈塔記語

塔文為今學士曾先生作於艱貞之理發揮最深因錄其槩曰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夫平陂往復似為氣運之必然聖人不此之憂恤而信艱貞之必有福乃知諉之於氣運者氣運始足以主禍福危苦其心正固其謀以挽氣運於將然則有平无陂有往无復可以常食其福於不替故伊尹佐成湯矣又艱貞於太甲之朝遂綿六百年之商周公佐武王矣又艱貞於成王之朝遂綿八百年之周此豈非以人事挽留氣運之左驗歟不然商周之得天下其功德

豈過於夏禹哉而何享治長久之相遠也

彌勒勸孝偈

堂堂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粧成非是檀香雕刻
只看在世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
今因父母所生且道你身何得母娘十月懷擔多少辛勤勞役
及其坐草之時性命懸絲危厄湏臾母子相見慙愧冤家解釋
不論是女是男明月寶珠憐惜何期長大成人全無孝義禮節
問着瞑眼努睛應對如同抵敵父母彈指嗟呼惆悵雙淚滴若
還如此為人休問前程消息我見不孝之人虛空雷公霹靂折
罰現世貧窮伶仃不度朝夕勸君省定晨昏竭力和顏悅色若
要鳳髓龍肝也着為他求覓有無欵曲披陳不可言前阻逆在
生甘旨無虧死後不須追憶若能如是用心天地龍神佑翼若

富有起家定湏高官顯職右出大藏經無字函第十卷

彭祖養生說

彭祖曰凡人不能無思漸漸除之人身虛無但有游氣氣息得
理百病不生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
思得失不思榮辱心不動神不極亦可以長生矣却病十法靜
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
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
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
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
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
石魚鳥相親常使有幽然自得之趣而畔援訛羨寂然一念不
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

適母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母以病為苦母以死為患常令胷次寬平襟期洒落十也彭城九十翁洞巖居士謹識

文公小學語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惹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

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亭州敦復子錄

遞言

遞言者華容孫宜仲可先生之所著也予嘗校序而梓行之矣覩事愴心因錄數條非有擇也曰夫吉凶悔吝者動之所生也憂喜禍福者為之所成也故人而為善雖不得禍福其遠矣人而為惡雖不得禍福其遠矣君子得福者常也得禍其不幸也小人得禍者常也得福其幸也由此言之措身處國御世長民之士可不求其端乎故曰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蓋言禍福之不可怨尤而修為之相與感應也夫視人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羸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此言聖人之儉養心守道澹泊無為而百度自貞改不在於事為之制物為之防也夫堯舜之時風氣簡純竒淫侈蕪厥端未肇聖人之心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土階茅茨若將終身是雖節制之道亦時勢使然也夫天下之所以日趨于窮者虛文盛也夫賞不可使超不有不賞而勸者邪罰不可使畏不有不怒而威者邪故規矩素立則人之習之稔矣限制素明則人之守之定矣習之稔守之定故可以無賞而恒勸無罰而恒畏也使民恒勸恒畏者家國之所以不難而易也故家國天下其勢不同其用亦不同國得以自由斯生沒行焉緣法維教也家不得以自擅斯規制行焉即教為法也夫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虧此其說尚法制箝束者矣然禁童子之暴謔則

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閑閨則堯舜之道術不如寡妻之誨諭蓋言徒法之無用而素信之可以諭也故規矩限制其始未嘗廢賞罰也賞不必生誘之罰不必死繼之行之既久民自了然知其不可犯矣故曰家國天下勢不同用亦不同不得已也國之存亡家之興廢雖有數焉率以天理為果報爾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慶與殃非條來而驟至也由和氣之感召者深垂風之鼓煽者久故福不可禦禍不可遏也是故為祖父者心不懷非僻之念口不道狼戾之言身不履淫汚之行存忠厚以立規模敦孝敬以端表則務耕稼以示勤儉甘柔弱以寡爭鬪厚親戚以篤恩愛凡此皆所以養和氣而繫人望也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言天道之終還而為善之不可不強也反是而責報

於天難矣難矣人材之出國之所昌也子孫之賢族之將天
也家有若人則當愛惜保護以俟其成立無彼我論焉可矣乃
或懷怒萌隘視人之有惟恐勝已也陰摧隱射撓陷施之然後
為樂斯豺狼之用心而犬彘之不如者也夫四海之廣群生之
類賢良俊乂猶將有弟兄子弟愛焉况俱為肉骨統關門戶者
乎昔六朝之君猜忌同氣至於翦落洪枝終歸覆敗史氏論之
曰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祀絕家國
之理茲言其驗之夫蒸民之生富貴貧賤有命存焉求之不可
致却之不可麾也教子弟者要令其守道脩身樂天俟命已爾
富貴榮利慎無使求之夫求之而得忝於心矣求而不得喪其
節矣或使已為卿不用而教子弟以求富貴并已亦弃其平生
取訾笑矣昔陳咸不應父言而曰散我以謫故能終壞漢室至

謂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哉斯素行之所成也若齊朝之士矜其子善琵琶伏事上官無不賞愛者殆異乎人之教矣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四目錄

詩芹篇

顧東橋遺詩

王古直日影詩

南太史秋居集杜

漂母圖詩

朱博士詩

嚴兩山詩

汪大呂育山人詩

田國華詩

田子壽詩

蒼蒼閣四歌

宋海翁清江引

張伯羽水仙子詞

先太史孔明贊

荅夷使對句

東坡像並海棠詩百字

婁妃詩

周京兆董夫人詩

王中丞母太叔人詩

畢母孫孺人句

非幻上人詩

李英詩

朝鮮許妹氏詩

杭妓雪琴詩

妓柳金南詩

沈飛霞虞美人詩

何文興論宮人斜詩

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倡和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四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充家 校

繡谷 唐歲伯成 叔永 梓

詩芹篇

顧東橋遺詩

往士人嘗誦大司寇東橋顧公寄太宰梁端簡公詩有十年大計黃金賤之句亦僅二句其東橋集亦無有今從端簡廕孫督府公得其全蓋顧公填楚時寄公賜還山詩也公復有劄謂天下士言萬金不貳必曰梁公為紀實云因載之詩曰詔下天門許桂冠明王親賜老臣安十年大計黃金賤六省清風白日寒直道功名甘自許清朝品隲復誰寬東門爪地相隣並欲擬投

王古直日影詩

美芹錄載王古直仁甫日影詩蓋古直黃巖人遊京師遇視鄉人於刑獄被逮並以置獄甘侵辱讎口不言獨暴立烈日中不與衆囚伍刑曹主事李廷美異之檢衣帽得柯學士詩曰爾能詩乎使賦日影詩湏臾成縱之歸長揖出獄吏群而嗟古直名由此益顯而不載其詩吳人冷山人集明詩有此予嘗錄得因爲補載曰槁槁散陽暉因物始成影萬象妍醜分一見妖魑屏瓦雀成駒馳金烏異蟬冷長夜照闌霏寃纍正延頸較之景宗輓病向陳思箕豆詩不翅過之矣

南太史秋居集杜

詩之法材料欲銖銖悉配而意相屬即漫然成句難之而集句

尤難集一人句益又難如匠者檢散材成巨室不加絕削自然
湊合何可得也故古今人集句曾不一二閑中南太史子與秋
居集杜至六十章無一字不停匀無一句不貫穿杜固工琢句
而子與復工配擇真天地間奇寶天孫之杵爛煥也今錄其四
章而子與之材及其本集可槩見矣柴扉臨野碓雨欲掩見清
砧膜長日容杯酒泛群雲慘歲陰舟中世人共鹵莽空時物正
齋森舟中愁眼看霜露遠星辰北斗深送崔侍御正一作自古幽人泣
贈樹蒼生父寂寥參蘆江山如有待後日月不相饒立秋後題病葉
多先墮薄寒松竟後凋彭州此生隨萬物觀李固無補聖明朝
一作轉步屣向東籬重過花開滿故枝傷春寬心應是酒可借排悶
強裁詩江烏雀荒村落滕王山河戰角悲
贊圖南未可料南岳陽城下何用羽毛奇鸚鵡向受性本幽獨客青雲滿後塵寄李家聲

宵墜地冰王儒術宣謀身獨酌詩脫略
春達行吟蜀僧贈鮑魚于妻涼漢苑
在所窮愁一揮淚閣丘更覺老隨人

蜀僧贈鮑魚于妻涼漢苑在所窮愁一揮淚閣丘更覺老隨人

蜀僧贈鮑魚于妻涼漢苑在所窮愁一揮淚閣丘更覺老隨人

漂母圖詩

杭城有一家壁掛漂母圖上有二絕句曰千金報德未為奇阿
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快快受誅夷一飯常懷
報德深歸來不負贈千金豈知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
皆有深意何文興談

朱博士詩

滁陽朱遜泉勛白鹿洞長理學工詩陶寫性靈常得幽趣吾從
其孫國醫椿得其刻本誦之不倦椿七十餘與其祖同而德亦
似之因載其瘦馬吟曰歷盡風沙古戰場骨高毛聳減精光櫼
間斗粟何由飽市上千金未許償戀主肯辭勞汗血逢人多是

計驅黃天寒歲晚燕臺下嗚呼孫陽也自傷又泣木一首曰萬
念成灰兩鬢霜乞來骸骨合忻藏百年螻蟻終拚食一日蜉蝣
敢恃長白屋暫留如旅舍青山人辦是家鄉闔棺但只求無愧
生死于今亦兩忘又謝張公惠炭曰謾訝生紅好那知守黑安
寧論炙手熱應鮮裂膚寒性伏猶余烈心灰未化丹何如在山
日曾作美材看除夜曰今夕守殘歲明朝歷七旬漸知泉石味
轉與水雲親天意私貧我山靈要托人掃除門戶淨收取自家
春

嚴兩山詩

劉忠宣公以戶侍致仕構東山草堂厥後起右都御史督兩廣
軍務友人嚴兩山永濟以詩送之曰公去青松護短牆歸時定
見鶴翎長野人不解山靈意只恐移文到草堂公之出處固非

尋常可測而兩山之詩意厚矣必忠宣而後有此友也然亦可以觀時今有以此言進者乎

汪大呂盲山人詩

汪大呂諱元英休寧人素稱詩未有聲已雙目盲而詩始工今所傳秋聲草七言律一百二十首皆詠秋景物而皆盲後作瞽者於秋必工而秋氣感人最深以其深感入其工秋此大呂詩所由成也唐人詠物有此体然未有七言律若此多者置在唐編中不知誰雌黃故大呂詩以瞽工而亦以瞽傳矣今錄其首秋風一章後世得無有不見全篇之恨乎曰全末吹迴木末翻蕭蕭颯颯滿川原江天白捲波濤壯野日黃霾塵墮昏闌扇怨姬空掩泣扁舟歸客暗消魂遙聞萬馬聲嘶動徙倚寒雲帳玉門

田國華詩

田國華諱宗文為宣撫九龍子九龍東禦倭娶吳姬生國華姐
固善詩而國華少最穎遂禪其業長厭夷俗出居澧水北面孫
雲夢先生講祝詩日工有聲又以詩請正於區太史海日公太
史甚稱之未及三十不幸蚤卒惜也夫名區甲里或此道寥然
而夷壤椎結乃有居然作者固知靈光發越不以地限尤不可
以泯滅無傳也從區太史所得詩一冊今載數首以貽索珠者
其呈殷夷陵無美曰使君為政楚城隅鎮日風流吏事無但道
秦灰餘劫土不知月色藹和珠猿啼旅夢醒巫峽花繁鄉心滿
石湖白雪倡來高自絕和歌寧復數已渝其宿伸公房言別曰
獨宿伸公院閑雲滿翠微朔風催客思暮靄上僧衣趺坐翻經
罷飄零間偶歸何年南嶽寺振策共相依送吳翰之謁譚總戎

曰孤城瘦馬遲斜暉湖上驚花歷亂飛無那別愁還進酒忽驚
寒盡又更衣風觀鬼國同人少路出盤江故侶稀倡和定知頻
入幕狂呼明月醉芳菲歸里後憶在華容與習孺叔成孝廉鳩
初太史道伸和尚醉遊有述曰憶昨興來尋二阮竹林雲石共
躋攀聯床屢夜愁秋雨倚杖終朝看遠山斗室琴樽聊自適化
城猿鶴與僧間過從更有張公子載酒時時醉客顏

田子壽詩

田子壽諱九齡即宗文叔居夷而懷桑孤蓬矢之志號八溟山
人與宗文肩事孫先生購書充棟而巢居其中叔姪自相師友
稱詩友天下士其詩惜不多見獨具因吳山人寄懷予王行甫
詩一首固已含蓄深婉稜層當家旨金昌緒僅有打起黃鸝兒
詩一首得傳世苟賞音不在繁多詩曰才名江左尚烏衣瓠落

林塘靜掩扉短夢聽猿和雨断尺書有雁背人飛澧蘭顏代秋
紉珮楚菊同君日療饑占勝柯園容結社相尋一舸澹忘歸

蒼蒼閣四歌

予家小閣俯抱山河故人詹東園題曰蒼蒼取子瞻賦中語客
集觴飲賦詩甚饒獨吳朱俞方四公成長歌四章而吳朱下世
闕亦頽已不欲琳琅之音盡泯也因識之此中猶銘盤盂勒曷
異矣吳先生明卿歌曰臨臯萬戶充南郭中有詞人讀書閣野
容能乘野與來一覽山川窮二鄂山川佳氣鬱蒼蒼白雲黃鶴
遙相將更凭南樓隔煙水春申故壘平林塘林塘煙水自今古吳魏
紛爭誰是武有酒且醉醉且歌圖麟盡鳳俱塵土塵土從來易
誤人偏君閑闥甘沈淪為問江鄉幾知己能令此地生精神朱
中丞秉器歌曰齊安負江萬家郭前水山故相錯水如衣帶

山連萼幽人讀書起高閣展卷白雲當面落星橋風帆影簾悽
下者白鷗上白鶴嶠雪峰霞俱不惡十年典墳噉如臘酉陽明
陵窮討索楊雄額精脊臣博領會古人棄糟粕竹冠泥塗氣揮
霍臨文運財摩鵬鵠千古詞章素王托丈夫珥貂吐雄略不爾
冥心向寒廓接連一丘兼一壑七尺那能受羈縛啁啾簷
底鵠俞山人安期歌曰王郎白眼厭城郭青眼留將向寒廓橫
江館側赤壁南百尺巍然起高閣八窓翻達天中央波間日影
湖雕梁亂峰雨來水東走千里映發俱蒼蒼左眺武昌右夏口
楚向坐中吞八九樊山青翠撲人眉鄂省風帆拂其肘王郎居
此何所為著書不遺時人知日邀僊客飯白石夜令太乙燃青
藜書成便作藏書室玉笈深函蟲鳥跡好聽他年絲竹声嘈嘈
似出尼丘壁方山人仲美歌曰長江東來幾千里衡廬兩山對

相峙君家構閣何崔嵬江色山光滿肉裏幾時雨泊齊安城齊
安驛前江水平閣中十月展高宴使我更復忘歸情洶々驚濤
閣欲動颯々狂飈激飛棟城樹冥濛失鄂陽江流決漭吞雲夢
五月零雨寒逼衣樽空更滿魚鱉肥朝遊暮醉興未竭雷電夜
爭燈燭輝暎來結束雲物霽憑欄俯盡江山勢吳檣越柁紛往
來漢水荆門緬追遙高閣題詩一和君詩罷放歌聲入雲身如
鴻鵠縱六翮為謝龍中鶴鷺群吾觀此閣高無敵前臨武昌後
赤壁庾公蘇公今寂々此閣隨君飽經歷

宋海翁清江引

宋海翁登春詩有天趣兼善小詞嘗客華容孫給舍宅作清江
引糯米酒兒鮮魚鯉還喜生薑辣秋天不肯明只把雞兒罵呼
童兒點燈來花下要風流自在然亦晚年信口漸入香山

張伯雨水仙子詞

蘇州張伯雨罷官歸作水仙子詞江左風流清味畢見矣曰歸來重整舊生涯瀟洒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窓栢木榻掛一幅單條画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先太史孔明贊

先太史稚欽始中館試題為慶成宴詩孔明贊詩已載集中獨贊棄不載始筆於此隆中龍卧是無東漢宮中星殒是無西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傳胡管樂之願

谷使對句

成化間吏使入朝有對云朝無相邊無將王幣相將與言不能李文正公聞之即教以對云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大大使惺

東坡像並海棠詩百字

石林詩語曰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常喜寫人間
刻石有五六本此木子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鉏鏗所
壞復規而方之也去其餘僅存百字詩有先生自繪像亦先生
自云巾斃拄杖正與詩意相發即小刷泐不防偉觀信是異物
完者自尠予頃購得覓匠搨觀瀟洒秀逸而遒氣不除可稱二
絕真所謂画中詩詩中画也夫先生之在當時躋躉貶竄身
不容至五百年後墓中文石半出殘斷尚吐虹光為世所寶不
祥者名中身不泯者身後名耶又先生於他書嘗云此紙可剝
錢祭鬼至五百後當有百金之享蓋已定今日價矣

婁妃詩

寧廢王妃婁氏賢明解吟詠苦阻王逆志王令題樵圖乃樵回

首與婦語曰婦喚大弓夫轉聽採樵河是擔頭輕昨宵雨過蒼苔滑莫向蒼苔險處行可謂深於諷諭王知其意而不聽予徃得之友人黃別駕登之其曰金雞未報五更曉寶馬先嘶十里風欲借三盃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則發難時作也王死曰糾聽婦人言失天下我不聽婦人言亡國悔亦深矣

周京兆董夫人詩

京兆周元孚弘禡繼室董夫人字少玉董侍御叔玉女弟也才行絕世元孚雅善詩而夫人嗣業別出機軸言言杜法其得意元孚亦自謂不如而人反謂元孚詩出閫中從元孚左次雁門間閑道路以羸疾卒年二十九元孚始鳩其詩曰存稿僅百篇而其在彭蠡邊風舟幾覆乃詠唐子方平生仗忠義之句以慰其夫可謂文俠今錄數篇以標形管其盤中小金魚曰青盎容

升斗無風水自秋更教萍藻合新月不驚釣夫時在嵒巖曰流
落客邊舟刀環在馬頭莫憐楊柳色管取只封侯采蓮曲二首
楊柳遮大堤游女往何處雲破棹歌寒鶯鶯時飛去妾家在錢
塘莫問湘江水辜負惜花心有意采蓮子深夜見燈花曰頻頻
珠淚墮銀臺夜：燈花燦爛開撥盡爐烟香未散王人騎鶴定
歸來中秋感懷曰晴光萬里遍長城玉鏡高懸處：明故國登
樓魚鳥近他鄉作客夢魂驚浮雲絕塞征人意落日深閨少婦
情莫倚朱顏還易老年：白髮伴愁生梅花曰細剪龍鬚綴紫
瑛芳菲旖旎更輕盈香鱗片：和烟暗瘦玉枝：倩水橫遊子
橋邊詩思冷仙人掌上夢魂清莫教雙笛吹零落留待羅浮向

月明

王中丞母大淑人詩

四明王太淑人為大中丞應鵬母享壽八十二歲閨範母儀字
內稱焉工七言詩曰蘭莊集其孫楚藩從事伯莫子期以貽予
予讀之快爽可當栢梁上坐矣然自是閨語錄其一章以俟世
之搜形管者其夏日送大卿赴任武岡曰麥秋春去客程初遠
逐湖南萬里餘人靜夜鶴啼有韻道偏秋鴈淚無書簪珠網就
絲難盡梅荳丸成苔未除伯樂自來何處覓錯將良驥駕蓋車

畢母孫孺人句

畢母孫孺人宏博已載闇德篇詩文尚秘但傳其春雪得花字
句曰弱柳初飄絮殘梅更落花宛然謝庭風味子中舍君伯侯
輩承父以朝霞庭課曰日映霞映日朝霞與麗日同輝皆未
及說孺人已曰天連水水連天秋水共長天一色

非幻上人詩

非幻諱性欽住都城北十里外摩訶菴能詩善小楷書皆得空
覺之趣予嘗携客往憇其榻而談覈經論香茗餅餌未嘗不移
日也其喜予過訪詩曰禪門重繫馬灑脫尚名韁榻借松陰翠
盃含菊藥香清談名理窟幻有刹魔場亦是看心偈飯依禮法
王其為予兄沅湘壽詩曰釋理遺生滅端為不滅因金剛摧朽
木寶筏濟通津我春華封祝君家具爾人沅江濤捲雪遙識謝
池春五言妙境畦逕盡除集明詩者旁羅縉衲恐不能釋此片
玉也別有無弦上人住慈壽寺旁善琴朗秀大堪着塵皆不失

李英詩

南海歐楨伯侍兒李英與其主人俱以詩名海內予往過楨伯
於燕邸督武學時英行酒東大寺中予嘗是英不悅曰奈何辱

文士楨伯曰予不喜渠作此恐增我名瘴庵令去時殿前新鑄大佛數座因令賦金鑄佛逡巡而獻予甚賞之詩曰鑄金成佛便通靈不獨銖衣紺髮形何事本來渣滓室傳衣無像自冥尚存其他詩數十首

朝鮮許妹氏詩

朝鮮為箕子封國沿習文雅原異雕題椎結第其孱弱不競遂為倭奴虎口餘肉通未中國士相從幕府徃援向而羽之因通其俗而薊門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梓其中詩成帙獨許妹氏最多而最工亦錄數首以為麥秀之遺音亦其北洲嶽之靈偏發於陰於柔如其方偏故獨盛乎不知姬公召公之遺音許妹氏得聞否其望仙謡曰瑞花風細飛青鳥王母駢車向蓬島蘭旌蕙被白雉裘笑倚紅欄拾瑤草天風吹翠霞木玉環金佩

聲琅：素娥兩兩鼓瑤瑟三花朱樹春雲香平明宴罷。入芙蓉閣
碧海青童來白鶴紫簫声裡彩雲飛露濕銀河晚星落甘湘絃
曲曰薰花泣露湘江曲點點秋煙天外綠水府涼波龍夜吟蠻
娘輕憂玲瓏玉離鸞別鳳隔蒼梧雨氣浸江迷曉珠神結声徹
石苔冷雲鬟露賛啼江姝瑤空星漢高超忽羽蓋金支五雲沒
門外漁郎唱竹枝銀潭半掛相思月寄女伴曰結廬臨古道日
見大江流鏡匣鸞將老園花蝶已秋寒山新遇雁暮雨獨帰舟
寂寞窓紗掩那堪憶舊遊送兄笈謫甲山曰遠謫申山去江陵
別路長臣同賈太傅主豈楚懷王河水水平秋岸關門但夕陽霜
風吹雁翼中斷不成行遊龍山呈吳子魚先生曰桃花開後杏
花稀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峰圍風
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計非遙憶故鄉歸不得白雲春水施柴扉

杭妓雪琴詩

杭妓雪琴慧丽絕世兼善詞翰為酒紅釣棘百出不亂胡尚書
梅林公以名徵至即令賦雪琴擊鉢韻成公曰妙曰大人威如
虎雪琴心獨苦日出雪欲消絃斷琴非古

妓柳金南詩

黎民牧為舉子從其父文僖公遊南京院妓柳金南才色迥出
流輩民牧與交厚金南年二十四民牧率諸貴遊賦詩贈焉金
南自賦一詞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干倚徧步重移
兩度巫山雲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張星翼軫聞者絕倒
以皆二十四意也是年卒亦是語譏又有送民牧會試詩云淮
浦青青淮水渾安排樓櫓送君行明年二月鶯花發君聽傳臚
妾倚門金南善畫嘗以畫扇百柄餽民牧誤送文僖公許公受

而不怒次日會僚屬賦彈箏紡車行揭之中堂媿足於彈箏皆
金南紜車則其夫人金氏也老猶紡車云

沈飛霞虞美人詩

江陰山人沈飛霞驚目翳不見而性景穎能辨颺頭字嫋於詩
賦工臨池枕重名雅望公卿多下之而吏部栢潭孫公尤為莫
逆交一日宴集值庭前虞美人花正開索詠沈立就曰粧殘幕
下霸圖空顏色如花舊楚宮忍就魚腸三尺雪染成腥血一枝
紅纓奇絃萼春心蟬廣袖翻皆舞節惆應長拔山人不見托根
芳草到江東孫公賞嘆曰此可報雙珠矣

何文興論宮人斜詩

唐宮人斜詩有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樓之句予友
廣德守何文興偶誦之曰宮人死入斜生皆怨女何未央之思

平夫無寵而不忘恩寵乃所謂托諷而非其實情若實情當云
年年肯入未央樓矣予曰唐人抑情以寄意其思深宋人指實
以刺事其義淺此言得之矣

郭外觀薛麗人騎彈詩倡和

麗人名素素出吳貴人遺体隨母展轉落籍平康邇年入都門
築靜室人跡不到之地齋素服縞或是緇布棲彈梵唄一洗塵
雜娛心文府作楷寫生小詠琢句皆衡古法人誦詩辭以簫管
應之字字梅花飄落嘗彈其小婢額對而彈之彈去而婢不知
故目不瞬瞬則有罰墨客遇從文談酒誰多晉人便捷解悟其
於座上偏贊賓客居然江東王太傅風度而客得其藻譽片語
不減許幼月旦評不御鉛華不佩椒蘭而皎可鑑芬出膚理所
謂斐叔則古面蓬頭皆好也又性好操作理繁細以助檢服等

絳帽皆自製戚里貴人家多取則焉偶出郊外騎簾過而見者
巖中舍倡以詩六韻詠之而一時倡和者張誠甫沈孺林輩凡
十餘家其朗哉和詩曰紅顏梅點韻綠鬟錦纏頭笑展桃花扇
嬌離燕子樓電飛馳迅騎霞舉颺輕裘挾彈鞴鷹妬學弓陣鴈
愁當無無輦止解佩有川遊可惜千金女難封萬戶侯子和詩
曰孤開弦滿月高抹玉搔頭欲奪胭脂塞輕絳翡翠樓胡裝絳
作帽宮隊錦為裘楊葉千重破桃花百轉愁柔心偏俠氣小獵
趁春遊娘子軍如出蛾眉也拜侯姬亦自有懷人詩曰良夜思
君歸不歸孤燈照客影微微携來獨枕誰相問明月空庭淚濕
衣向調不凡因並識之夫往者青樓曲里彼其之子皆得聞於
後世而桃葉園扇姬婢炳然流光況此離垢無上紈絨之翻
者哉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五目錄

語詮篇

臞仙肘後經序

凝陽道人偈

五十七字對

口業意業

道者對聯

悅心長老

胡東洲語

黃大痴語

楊石齋語

汪閑齋語

彭文憲公語

柳山人廣東坡句

陰德不在遠

傳慎所自警箴

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楚侗先生名言二首

潘恭定公名言二首

羅文莊公語

淡泊引年

袁伯修和東坡戒殺詩三首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五

黃岡

王同慈

續

家

著

滁陽

夏宇

成

家

校

繡谷

唐

歲

伯成

家

梓

語詮篇

臞仙肘後經序

徃遇酒肆見臞仙肘後經乃檢日歷書也序云天地間未嘗一日無風雲故凶星惡煞無日無之所宜避人心一天地也靜日少而動日多人身一天地也安日少而危日多世事無不然此陰陽消長自然之理故在修為能修為如宋仁宗朝不乏小人而終不勝善類之衆夫先儒已謂陽一而陰二故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與小人鬪則小人勝有槩於中因

識之家司徒叔父常謂予自入仕以來但遇歡宴即慮享受過當或至造化割折而明日必有不如意事觸忤惱人此亦盈虧之理占於日用者可為砭愚之助也貴人肥腸滿腦且如此究我溝壑畸人

疑陽道人偈

衡郡大司馬劉公堯誨號疑陽道人遂理學有偈語四予嘗遇衡與其子際交遊因索得之未嘗不日三復焉今錄其二於此曰母執來去之勢而為權母固得喪之位而為寵母戀聚散之緣而為親母認離合之身而為我○母厚養生以累蟲蛆母悖積財以累賊盜母陰行險以累鬼神母巧取名以累造化

五十七字對

袁伯修太史寒夜集朱晉甫侍中維摩室作禪莊語頃成五十

七字對空達二義如起二公地下字字證印今載於此曰那畔
消息見些點兒有甚已鼻若非是千了萬了說不盡百樣郎當
因此上雪山中忙倒了釋迦喫麻糬未受苦擔饑生怕放逸魔
花費了眼前日子這邊事情到十全處還未稱心忽地便
七旬八旬嘆原來一場扯淡只落得漆園裡笑殺個莊周應馬
應牛逍遙散誕都將逆順境交付與頭上天公

口業意業

嘗過黃平倩大史見其書齋壁字因錄以自警曰口業滑溜不
覺隨順說出意業習熟不覺隨順流去所以富鄭公云守口如
瓶守意如城蓋晚年語豈非法華顯顯之旨耶能寧此二業則
身業自寡矣

道者對聯

麻城周柳塘先生談理繕性從遊者衆忽一道者遇之延於湖上值先生有羈不即至道者意不懌書一對見貽而去曰兩個心知一個清風一個月十分春色五分濁酒五分詩語微有諷字復適逸而工先生一見遠近物色之不得竟不知是何人

悅心長老

悅心長老居京師羅近溪偕諸同志訪之間謀之際長老曰諸公皆可進獨不許近溪衆皆愕愕問故曰載滿了近溪大服

胡東洲語

胡東洲公為督學時有士某干紀不馴懲以夏楚而明年以狀元登第官翰林東洲述職抵京赴其筵此公故以古哥窯盤孟行酒曰此器世所寶待人不易識耳東洲曰予亦識之卽華美終是脆弱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此公有愧色麻邑劉莊襄公

誠其孫子敦以語我

黃大痴語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購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池館臺榭珍花
奇石逶迤屈折匪意賞心黃大痴過之留酌池上酒酣問三老
費值幾何曰千金曰二十年前我遊此值可萬金費何廉也三
老曰然但我謀之久其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如
李相刻石平泉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怫然不
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曰教我也老悖空為子孫作馬牛耳餘
姚宋承山憲副嘗以語劉子敦

楊石齋語

汪閑齋語

蜀楊石齋廷和當國時弟為卿者一任方面者二諸子姪又數人
皆通顯子慎復成進士第一人賀者填委公獨掣屢不歡或問

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方奏技時次第陳舉曲終而傀儡盡出人家氣數有限盡洩不宜吾恐今は曲終時也未幾以謠大禮不合公罷相歸慎成滇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人始服公先見都諫何石亭光裕亦蜀人以語廣南守葉南巖吉葉以為家訓見其繹思錄又載汪少宰閑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既盛要當培植為來春膏液恐為凋謝之漸南巖閑齋皆廣告人予又聞王文成老尚乏嗣人以為憂公曰幾見千葉石榴結子者乎皆是勘破造化夫楊公相業彪炳升菴文章氣節俱是千古人物傀儡齊出榮悴之理匪所論文成世爵蟬聯千葉石榴花竟亦結子第其持盈不盈如其所言乃所以有其盈也故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一旦獲二城臨饋而嘆陶朱公既富室妾悲號凡若此非知道者能乎

彭文憲公語

廣信葉少宰鐘微時屢蹶塲屋其尊人南巖公慰之曰不怕無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嘗聞費鷺湖初第時謁彭文憲公公曰青年妙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殿上金階滑須慢慢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来費年少負氣頗不平後久宦厯宰輔常舉此以教人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汝輩榮進有定分終強不淂立得脚根定何往而不利哉此為躁進者勸故有定分立脚根之說非是患失欲如老子繫車輪觀井也

柳山人廣東坡句

廣陵柳山人陳甫靖慶間以詩豪燕中今以老自斷不吟寓居金陵杏花村地極幽僻壹意娛樂纖塵不挂人皆悅之有我家先生之風昔東坡有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四句山人廣之

謂靜坐不如遊戲因曰無事此遊戲一日當三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二百一已自增壽政得遊戲三昧起東坡地下亦必謂可人

陰德不在遠

長興顧氏宦成無子家姬十五人一日與內君酌諸姬皆侍嘆曰我平生事皆陰德何以絕吾嗣乎一姬曰陰德不在遠公悟曰我今日行陰德當嫁汝姬曰我豈自言理固如是我死後夫子耳公因以其言盡嫁十餘人已生三子母即言死從者蓋生子在寡慾怨女曠多亦損德言而當何嫌出婦口不寧惟是人有求子不得反失爹之誚蓋肩背相望指可百數矣

傳慎所自警箴

安福傅公應禎為御史以抗言長流定海起大理卿自警箴曰

識見高遠者小人之言不能入動止光明者小人之計不能行
度量卓越者小人之侮不能加義理透徹者小人之見不能誘

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公恕足以孚衆志坦易足以消群疑禮數毋減於分中喜怒毋
溢於法外毋偏信為所賣毋偏向為所欺勿恃健而過勞勿乘
倦而遷就莫臨機而失好事莫徇世而務多營忿纔興徐停止
以思之慾初萌遽猛省以遏之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
莫矯確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
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
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楚侗先生名言二首

俗情濃醞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苦惱處奈得下

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
競害則擾汨々然後於物而不悟固於俗而不知自振吾恥之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欣然拂意泰
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燕居獨處汨々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
會沒理轢轢然臨境上欝張々然志得意適揚々然困窮拂鬱
戚々然則其所養可知已矣吾里吳民部待之刻於清江寄亭
所契深矣

潘恭定公名言二首

或問治民之術曰養民已矣問養民曰如養身已矣未達曰善
養身者儉欲善養民者儉財：者民之心：存則榮衛周流百
骸悅澤民不生焉者未之有也反是而欲其生者未之有也是
故古之君子因天時順地利阜民財不以一人肆於民上夫是

之謂治人以身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上益下曰
益者何益在上也損下益上曰損者何損在上也上損矣而曰
益者何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是之謂損是故散財者王殖貨者亡彼
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夫是之謂損是故散財者王殖貨者亡彼
盈鉅橋之粟積鹿臺之財者非萬世永鑒哉

羅文莊公語

正德中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
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
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
是言竟不與書易維效談

淡泊引年

楊司徒高祖留耕翁貿楮商山暫飯民家民出少蔬饌客苦澁

不可食垂去民不悅曰此吾父祖盛饌吾等尚不得食胡不福之惜也問何名曰此秋未采楊葉水浸者也問其世曰予祖年有二十歲予父年九十有奇予年七十子抱孫矣翁改容謝過卒備賓主禮而去因常以戒子孫謂淡泊所以引年故多壽可以為尊生咸美楊水部伯隣談

袁伯修和東坡戒殺詩三首

東坡作戒殺詩袁伯修太史和其韻成三章佛理戒殺以七首
戲賊生命實所不忍伯修三荆事佛皆最深戒殺特其細微耳
曰念為生身核業為潤身汁變化萬形骸胎卵及化濕共居佛
土中謀生各自得楚痛誰能堪相戕何太急水珍炮鮓陸羞
燙鷺鴨俎豆萃賓朋歌吹喧簾幕以彼徹骨慘博我雙頰赤猶
恨金盤內肪膏少肥白蓮著風捲雲剝脂汚巾幘可怜橫死魂

繞金啾々泣蔬果宜胃腸此味真可缺人羊遞往來循環作主
客塞耳經所譬清虛道自集○饑來喫白粥渴來啜茗汁六時
經行裡鉢盂兩度濕清齋擁衲眠清福誰消得人命呼吸間年
光敲石急因口造重罪曾不異鷄鴨萬錢充一餐金玉燦紗幕
芻腴粟；黃虬脯珊瑚赤剔骨積山高棄脂塗地白人亦大可
怖猛虎而冠幘胎魂能入夢变形訴且泣食經并食典書妖籙
可缺鑊獄受煮人是昔豪華客五辛亦當屏穢吻饑鬼集○三
日不飲酒無異蝎亡汁一日不食肉有似魚離濕放箸倏已空
一飽竟何得口腹我所緩性命彼甚急渾沌笑蚌蠣闇弱欺鷄
鴨血色蝕刀砧腥烟蒸帷幕不思味報至鐵網火洞赤一念懺
積誓黑業立化白譬如遇赦囚鉗鍼換冠幘戒刀殞虛空魔王
盡鬼泣世典不戒殺竺書縫其缺採毛可薦神烹葵堪邀客斷

殺從此始無令冤垢集○附東坡戒殺詩曰我哀籃中蛤閉口
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閉口吐微濕割腸彼文病過分我何得相
逢未寒溫相勘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
髡然發其羃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
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犢武子雖寥落未死神已泣先生萬
全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
編杜集